

「混雜」——反思全球化脈絡下的文化邏輯

蕭宏祺*

書 名：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作 者：Marwan M. Kraidy

出版日期：2005 年

出 版 社：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作者蕭宏祺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副教授，e-mail: hongchi@cc.shu.edu.tw。

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種學術上的玩笑，不過這玩笑並不隨興。作者顯然意在諧擬後現代論述名著《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Jameson, 1991）的書名。而 Jameson（1991）一書，乃企圖細審後現代論述的系譜：後現代論述如何從五、六〇年代之後被命名，如何與之前的典範切割；之後，後現代主義又如何在各社會學門蔓延，乃至所有文化現象都可援用後現代主義來詮釋或批判等等。有趣的是這一路走來，呈現各說各話，卻絕少對話。所有的後學（後現代、後資本與後結構主義），竄流於全世界度過眾聲喧嘩的八〇年代。故 Jameson 嘗試以鉅視的歷史學角度為出發，在《新左派評論》冷靜地、冷冷地審視二十餘年來的各方說法，嘲諷式地為這些後學獻上一個墓誌銘。

然從九〇年以降，所有的後學論述已漸降溫。當許多學者還在思索後學之後應叫什麼之際，全球化論述成了後學之外的另一個風潮，拜新傳播科技之賜，跨國界的資訊、人力、新媒體的內容，以前所未有的迅速流通，全球化成了一個扣連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面向最根本的母題。這樣的起始，與之前的後學沒有太多的構連，它不是對其原先的認識論、本體論有一套自成一體系的假設，也沒對先前的幾個後學有所批判，全球化嚴格說來並不算是一個學術典範。

從九〇年之後，伴隨著全球化論述發展，學術圈的主流知識有不一樣的脈絡或情節（scenario）。混雜（Hybridity）原為一個生物演化學的用字，Kraidy 幫他的書取了這樣的名字，隱含了其書寫對於後殖民脈絡有某種政治論述的企圖。這本講「混雜」的書，本身除了反省幾個「混雜」的概念建構上的姻親，也指陳這些概念有時類可互通，有時卻又標誌著其崛起演變的歷時性差異。當然，這些建構的差異其實在功能上服務著不同的言說。作者細細檢視混雜如何在全球化傳播理論、文化

研究、政治學等等滋養著不同的辯論並替這辯論解套，並進一步地勾勒出這一套邏輯背後潛在的限制與危險，企圖透過這樣的反省，重新替原學術辯論「再脈絡化」，提供了進一步再思索問題的起點。

Kraidy 是一個研究政治傳播起家的美國學者，在學術上總會被人拿放大鏡觀看他對自己諧擬的對象 Jameson 或伯明罕文化學者霍爾（Stuart Hall）到底持怎樣的態度；但說實在的，在批判政治上、或處理全球社會政治議題上，有評論者認為他並沒有上述兩學者所擁有的深度及廣度（Kellner, 2007）；他個人在政治系譜上跟霍爾比起來真是一點都不基進、也不富批判性，雖然在前幾章他多次重複批判性在談論混雜概念的建構時的重要性，但他所持的立場，令人覺得矛盾、令人懷疑他到底站什麼位置上談這議題？尤其以他這個書名出發，很容易開高走低、似乎無論怎麼說都危機四伏。

也許是在這樣的景況，Kraidy 的書一出版，即受學術圈矚目，兩年之內被大西洋兩側的三個主要的國際傳播學術期刊所評論，評論者包含長期追蹤跨國媒體集團研究的 UCLA 學者 Kellner（2007）及英國倫敦大學 Goldsmiths College 的 Harbord 教授（2006）。不過作者有著很聰明的寫作策略：他首先對「混雜」概念的廣受歡迎的現象提出觀察，依此找出這些學術論辯，之所以廣受歡迎及學術生產且得以機構化過程的原因，當然，這樣的思索過程，也為他在底下幾章帶著憂慮批判不同學術行規埋下伏筆。

誠如作者所言，因為「混雜」在學術上取得了耀眼的正當性，常常令人忘記端出這個概念並不帶任何保證，在理論上也不代表有啥洞見，在政治上也不意味著是進步的。作者企圖開宗明義地說明「混雜」概念在不同的脈絡為著不同的論述服務，已讓「混雜」這個概念過度使用。因為濫用，他覺得混雜在學術上已失去其精確度與其成為一個學術詞彙

語言標記的特定性。

究竟全球化是種文化帝國主義的變形，還是文化多元論的表徵？到底世界變得更多元，還是同質性越來越高，大家越來越相似？其實，「混雜」概念的援用在傳統二元對立的全球化論述慣例中找到一個恐怖的平衡位置：一方面談文化多元者可用此概念可替持新自由主義論述者找到其論理的正當性，揚棄原先的後殖民主義論述框架，替新崛起的國家重新整裝自我，更無包袱地面對既有的多元文化並存融合的既有狀態；可是當這個概念「過度」援用，又不免忽略了目前文化展現背後所有的權力過程。

但什麼叫「過度」呢？那難道也有適當或不足的援用？作者所談的過度，其實是批判著過去這概念一直太過廣泛地在兩個不同區塊對話，無法對焦；再仔細端詳其由來，作者認為「混雜」成為論述的基礎可分為兩個面向來談：第一、在政治上「混雜」其實有它語藝（rhetorical）的面向，不管以往學者如何不喜歡談它；當然，第二，「混雜」另一方面其實也是一個環繞在全球化思潮的理論建構。當「混雜」成為一種語藝上的用法，其背後所負擔之理論建構的包袱也因此放下；此論述取徑讓作者試圖替全球化論述的牢不可破的二元對立另闢一條思考的途徑。作者透過幾個不同的個案來闡明這樣的過程操作，這個過程可以在墨西哥與黎巴嫩如何援用協調歐美文化來說明。

於是，在這樣的基礎下，作者嘗試將「混雜」成為一種語藝用法，與成為一種全球化理論建構分開，重新面對這兩個面向，檢視「混雜」概念的產出援用之歷史發展及學術門類的脈絡。在其語藝面向，作者檢視在「混雜」成為一個被過度泛用字彙前，其所有詞彙姻親及與其間之愛恨情仇，這些詞彙姻親包括 syncretism（折衷主義）、creolization（歐陸對美國文化對所有進口文化的拼貼及在地使用）、mestizaje（融合殖

民者文化所誕生的在地認同，本字專指拉丁美洲）、*metissage*（專指一種加拿大跨不同殖民歷史的反省書寫，其過程彰顯個體如何協調英、法不同殖民者產出的獨特所在地化協調與再賦權）等等。最後，作者不隱諱地說明他個人在這些詞彙迷霧裡，抽絲剝繭看見「混雜」成為可以在語藝上被套用，是因為它的中性、它的生物學上某種培育、進化或進步的隱喻，使得此字在許多用字選擇上融合並肯定現狀的政治正確。也鑑於這種肯定現狀的保守特質，他特別提醒，談論「混雜」應是框架在一種很有批判性地看待跨文化主義（*transculturalism*），其間不對等、卻形塑個體此時此刻在地對文化想像的過程；由於是個過程，「混雜」這概念必須擺在不同的機構馴化機制與歷史脈絡來談才有意義。

接下來，作者從他本身一貫關心的政治傳播找到一個分析的架構，他先檢視了好萊塢電影及美國大跨國企業商品輸出到其他國家，跨國企業所選擇的語藝策略，及其背後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如何建立一套系統性的言說，他欽點了兩本很有影響力的兩本書 *The Global Me* (Zachary, 2000)，《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 (Cowen, 2002) 來看兩本學術暢銷論述如何援用「混雜」，來簡化這中間不對等、不公平的文化交換過程。

同樣關注著語藝策略，到了第四章，作者分析了另一個跨國傳播重要的能動者（*agent*）—跨國集團。他關注這些集團與美國新自由主義雷根政府立場並肩，透過政治影響力，主導了美國的國際經貿基礎想像，奠定了九〇年代冷戰結束後，跨國集團躍升為國際經濟的主導者背後的基礎。

接下來作者利用兩個實証研究談論了混雜如何成為一種過程：在第五章作者談論了墨西哥電視台 *Azteca* 的 *TeleChobis* 為因應在地需要，改編了英國電視影集【*Teletubbies*】(Wood & Davenport, 1997-2001)

(在台灣名為天線寶寶，為公視所引進)，本土版的【TeleChobis】提供了一個文化「混雜」的場域 (Romero, 1999)；在第六章，作者進行了一個針對黎巴嫩馬隆耐 (Maronite) 族裔中產階級青年媒體使用狀況民族誌考察，他刻意選擇了這個族群，有其獨特的背景，馬隆耐 (Maronite) 身為西方天主教的一支，代表著西方基督教文明，這個族裔直到晚進大量的阿拉伯人湧進黎巴嫩後，逐漸退為一個少數族裔；這群人的認同其實彰顯了全球化歷程中混雜成為一種協調過程，及其如何成為可能的一個實踐場域。

作者以該節目為例，反覆說明了以往談論全球化不免落入「宰制」與「抗拒」二元化的論戰中，忽略了混雜其實更應該框架在流動的權力中，其複雜的糾葛過程其實更值得拆解的 (Kellner, 2007)。不過，儘管作者的說法似乎鏗鏘有力，「宰制」與「抗拒」二元化的論戰的確無法繞出死胡同，我與 Kellner 等書評者卻也認為作者審視這些混雜的文化場域，似乎過度樂觀。尤其在黎巴嫩青年的認同過程那一章，我看見作者比較靜態地談論某個文化切片，細細分析讓我們了解「混雜」的構成相貌，不過我仍很納悶，這麼多年來，黎巴嫩成為一個國家，其青年在認同上的掙扎為何？而其協調過程又為何？這些掙扎其實在國際媒體上具有一定的聲量，但為何作者不正面面對、或絕少提及？

我認為作者雖不至於要採取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或霍爾的理論立場，把個人當成各種意識型態征戰的場域，但其實若想如作者所言，在歷史脈絡中理解這個權力過程，作者更應談論，處在不同的性別、種族、宗教位置的個體如何回應這些掙扎。很可見地，除了主流媒體協調各樣論述、重新組構權力與再現客觀真實之外，其實非主流、基進媒體在黎巴嫩也長期站在不同立場發聲，他們對於作者所提及的「混雜」是很富批判力的。在混雜的政治過程裡，各個競逐的勢力，其相似

的基礎為何？其實個體面對混雜的過程、對於不同的內部次團體的約制，隨著個體在社會中所站的位置之不同，其基礎形式與過程都應很不一樣。個人的能量與社會政治資源、約制歷史、對壓迫的時間、知覺以及解讀等等都有所不同，我相信其個體面對這種混雜過程所反映出來的生存姿態與認同也應是很不一樣的。也因如此，我深覺誠如作者所言，檢視「混雜」的過程本身應是可超脫「宰制」與「抗拒」二元化的論戰，來理解全球化取徑，不過「混雜」的相貌不應是一個既成的文化切片，更重要的是，它的組成應是一串記錄個體長期反抗或屈從另外一個強勢權力，最後協調出來的軌跡，作者雖批判新自由主義者忽略其過程的掙扎，自己卻無法在最後這些個案研究較精準地描繪這個權力過程，有點可惜。

除了跨國集團及強勢政府成為主要的全球化的能動者外，其實晚近我們看見一些少數認為自己被壓迫、被消音的少數團體，已很有意識、很有系統地集結來注視這差異；以黎巴嫩個案為例，他們更進一步發展社區的、另類的媒體來回應主流的媒體的偏見。當然，這些少數團體之間，他們或結盟、或分散、或反抗、或被收編，政治能動性的抉擇亦存在著「差異的差異」；不論如何，是這個團體合縱聯盟的過程，讓我們看見此時此刻的「混雜」某個樣貌，我認為談論此權力過程應是理解「混雜」很重要的部份，作者應納入分析。

參考書目

- Cowen, T. (2002). *Creative destruction: How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s Culture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rbord, J. (2006). Book Review: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3), 369.

- James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ellner, D. (2007). Book Review: Marwan Kraidy's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48-50.
- Romero, A. (1999). *TeleChobis* [Television series]. Mexico: TV Azteca.
- Wood, A., & Davenport, A. (1997-2001). *Teletubbies* [Television series]. Unite Kingdom: BBC production.
- Zachary, G. P. (2000). *The global me: New cosmopolitans and the competitive edge: Picking globalism's winners and losers*. New York: PublicAffairs.